

黎文僖公集

黎文僖公集卷之十三

賦

天順庚辰春朝鮮貢畫綏二長闊各丈餘瑩潔如

玉

上弗自秘也今善繪者寫峴山漢水二圖馳賜

襄王以篤恩義美盛德崇高爵適樂趣厚不基

詔臣某代言作賦弁二圖上

峴山賦

繫乾坤之奠佐弓鑒混沌於鴻荒儲造化之精英弓卓  
峴首於南襄張形勢以抗大邦弓臨翼軫之輝光擁藩  
垣而爲國勝槩弓壽爵土於無疆立天柱之峯巒弓頓

地維之綱紀豈重陰得一以自寧予亦地輦戴之而鼎

峙

祖宗予勲業在茲嗟子姓予敢忘經理粵惟茲山之爲勝也秀分穹昊根據玄祗委迤森聳突兀參差矯乎巒翔奮乎龍馳良止其所靜不失時謙尊而光卑不可踰雖微羣阜之勢實挺衆山之奇祖昆崙以發其源予宗岷峨以疏其委序荆條以合其族予配衡嶽而繁其枝紫蓋萬峯予若昆若季鳳林松嶺予乃孫乃兒流漢沔予通脉絡吞雲夢予擴襟期接鄢郢予啓門戶阻寃許予羅藩籬碧鵠樊侯之國翠浮習氏之池森疎畫戟予抱隆中之古院廻繞錦屏予對鹿門之廟祀要衝南紀

抗制東垂蒼蒼焉屹屹焉信天造地設之雄望可以比  
瞻宮闕而仰覩紫微者矣當其洪鈞一轉六合同溫太  
和網溫萬物化醇此非青陽之布春於茲山乎予惟念  
夫山之勾萌萌拆自生自育羽毛鱗介自色自形而樂  
與吾民謳歌鼓舞以周浹夫好生之仁心逮夫火傘張  
空祝融命駕陽德方亨炎蕡晝夜此非未明之行夏於  
茲山乎予惟念夫山之粉渝槐柳陵谷陰濃羨羨桑麻  
園池醞韜而樂與吾民長養安恬以漸被夫隆平之化  
也至若玉律轉商清霜在地段管飛灰屑璫昭瑞又非  
白藏與玄英運秋冬於茲山者乎抑予重念夫氣高而  
風月澄木落而煙霞麗山之稻梁禾稼收萬頃之黃賓

松檜筠篁挺千尋之晚翠而樂與音民勤欽獲謹至藏以游泳夫雍熙泰和之治也夫峴之為言顯也物遇顯而始明山之為言宣也氣以宣而乃出故物顯而宣用以彰九地之靈氣宣而顯有以調五神之懿而非有我大藩榮贊經綸烏得以樂其樂而利其利也豈若丘之與培塿可俯臨袞祝者同年而語哉爾乃崇金城之萬雉開虎豹之重關建崇臺之奕奕登傑閣之閑閑洞開千門攬纈晴黛高矗萬戶拂拭煙環藍膏綠浪紅鳴碧珊瑚殊形異態畢來其間援瑤琴以寫山之高弓暢陽和以為適敲石恭以對山之靜弓納朝爽以交歡玩青編以想為山之益弓偉千巖之競秀展古圖以適觀山

之興兮儼萬壑之怡顏詠乎而繁陰交集觴乎而羨昌  
團樂此仁者所以安於義理有似於山故樂山也而或  
省耕省歛寶馬駿駿苑禽獮獸千乘雲臨寧無感慨上  
下古今膳羊公之芳遊溥遺愛而猶存彼懷德之遺黎  
輒望碑而墮淚孰若今深仁厚澤之涵煦大一統而無  
外暨杜父之成功亦升高而植碑俾異時之亭閣紛有  
記而有詩孰若今之佳遊勝會之燕集與萬物而同嬉  
冕衣冠文物之來萃兮予寧重觀夫西京冠蓋之里也  
謁禮樂教化之盛行兮又將上儻夫姬周江漢之羨也  
信有德有入斯有土兮諒保茲大業之當爾也故為文  
以絕其盛於無窮兮樂交泰而相與也猗歟緝熙克廣

德音載謗載歌以矢厭心歌曰於赫皇圖予

祖烈兮煌煌丕緒予

宗德兮美哉山河隆子孫之業兮億萬斯年守疆宇以  
綿家國兮又歌曰山作岡陵崇王壽兮山有蘿圖昌王  
祚兮億萬斯年之昇翰以膺天佑兮

漢水賦

鰲極立嶓冢尊漾川鑿漢水分通西徼兮萬八千里吐  
金景兮東注坤元索重坎以為體兮下就乎濕潤萬物  
而成務兮上霈其恩滔滔萬折有委有源曠積陰之浩  
渺闊元化之胚渾丘南紀之奧區寔襄國之遐觀邇  
爵土須封山河帶礪維藩維垣以經以緜撫茲大川若

其佳致朝發軺乎荆條兮夕彌節乎三達風飄飄其吹  
衣兮雲冉冉其驂御肆吾目而遠覽兮見逝者之如斯  
聳吾身以跂立兮嘆有本之如是瞻巍城屹立其虎踞  
兮浮萬雉之晴暉俯禁庭敞豁而深邃兮亦清涵其灝  
氣殖百貨兮來舟航委萬屋兮興民利吾悅見天吳效  
職而馮夷拱衛兮信可觀其瀾清其趣而考古證今於  
百千萬世也於是汎樓船凌素波橫中流發浩歌嘉其  
集兮賞心逐歡樂侈兮感既多觀其晴日皎明濃綠滉  
漾平臯旁迤翠碧後障初越武都勢峻而馳乃逶迤萌  
量廓而壯其狀若白虹蜿蜒繞乎漢東而蓋其清漲者  
非汚水之發底道而連於上者乎長風驅濤雷電叱咤

銀山差哉靈怪幻化跨陵楚壤浴日浮天望極滄溟不  
舍晝夜其勢若陰山萬騎洶湧漢陽而會于江夏者非  
長江之出岷山而流於下者乎方其九州一轡萬水爭  
雄民其魚鱉物其沙蟲漢水於斯就遏橫衝於是禹載  
啓行疚疾在躬懷襄濬滌室塞疏通然後天廓其蒙地  
夷其隆昏墊以拯波濤乃東江漢朝宗四海會同此漢  
水在唐虞所以有伏於神禹之功也及夫去古已遠商  
德寢微漢有游女淳化已滴漢水於斯孰濯蓮漪於是  
文謨丕顯美化內推篤近舉遠式于九圍然後桃夭及  
時芣苢自持漢之廣也不可詠思天休滋至郊鄒以基  
此漢水在成周所以式化於文祖之儀也迨宣王之中

興奮王猶之允塞故江漢淳淳著召虎南流兮  
好漢成王旅北征之烈夫何春秋已降竟隔大猷嗟乎  
舉手于閭閻兮分濟漢以嚴陳由小別至于大別兮并  
暴骨而爲仇陋蔡侯之畏楚江兮猶吝獻其裘佩雖沈  
玉而誓於漢兮曾何補於國謀然則漢水在斯時匪足  
爲東南之勝實姬室土中之患與羞而已歷斯以往民  
偽日滋歌大堤之曲兮誨淫是騁解漢臯之珮兮傳怪  
奚疑干譽沈杜公之石放情侈謫仙之詩味甘楂頭之  
短鯿欲殉銅錠之艷詞紛紜轄寸益何裨然則山川  
之靈千古一日盍將歟於今時之貞元會合然後得以  
萃靈秀而發珍奇也洪惟

高皇啓運六合風清江漢來歸天地平成

文皇纂圖德光四極湜湜漢江亦流恩澤

列聖嗣統惠我子孫四國于藩我德茂存建中和之極  
予品物咸若溥好生之德弓庶類交欣故今江豚海豨  
叔鮪王鱣鯖鯉鱗鮋鮀鱠鰐鰐鰐掉尾噴浪飛涎凡  
水族均得適其性於漢水者實無異泳游於文王之淵  
陽鳥天雞鶡鶡鷦鷯鷺鳩鳩鳩鳩鳩鳩鳩鳩鳩  
如雲翕凡羽蟲均得樂其生於漢水者又無異飛翥於  
文王之澤至若藻荇連綿於涯涘萍實蕩漾於深洪筭  
管薜荔繁有叢葭蒲蔓衍蘭蓼青紅與夫鼈鼈鼈鼈  
神蛟蛟龍草木鱗介均此形色又何異生育於靈圉靈

沼之中也哉然則今之江漢實變而為成周之江漢今  
之民物入升而為唐虞之民物矣吾誠樂得夫忠貞之  
輔弓而親吾親以蕃其族也差熙熙與有生同樂弓固  
八荒於玉燭也翳徽猷可光于後嗣弓綿億萬載邦家  
之福也故為文以寫盛美於無窮弓善繼述而永崇其  
天祿也許曰維漢之流南國之紀价人維藩于疆于理  
仁源疏鑿義路安行文鴻其闢樂鍊其聲弘斯有容發  
斯無息至于海隅兼此衆德何以樂之王智之周何以  
保之王德之脩來朝來宗無忘本始憂源有餘貽厥孫  
子還于太古萬福攸寧播之金石永揚天慶

隆壽堂賦

并序

天順戊寅春恭上

聖母皇太后徽號推恩臣下維時翰林編脩陳君宗  
堯母壽七十得封太孺人榮莫大焉因制詞名  
堂為隆壽予與君同年且同官僚有兄弟之稚  
於太孺人親親一道也庸作賦以敷陳其事且  
致永年祝云

厥初馮翼肇闢玄黃兮鍾靈秀於吳興繫山川邈其清  
遠兮崇壽域之岡陵肆金母膺若嗣之封爵兮協地道  
以康寧隆壽祉而沐

天之恩兮彷彿其川至而日升爰構堂兮苦之溪采  
勅旨兮標璇題釀水為霞觴兮張何山為旗抱芳澤以

浸其東弓揖太湖而遷其西粵觀斯堂之為制也屋之  
匪金柱之匪玉不繪而華無求而足道手根基德乎板  
築仁乎室廬義乎溝瀆闢忠孝以為門弓砌禮樂以為  
階耕詩書以為田弓收慶澤以為穀熙熙葛天之民皞  
皞華胥之俗畫無鍵而嚴夜無柝而肅蓋風雨所不能  
侵塵紛所不能汨也潭潭焉巖巖焉信寬宏而靡迫促  
矣迺有翠竹作苞古柏長青瑞芝五色弓炳日月以同  
久叢萱奕葉弓歷寒暑而彌真桃花曠千歲以就實松  
魄越數世而為岑斯則堂之庶草所以資隆壽之樂宜  
怡愉夫清心映玉之情若迺銀蟾皓皓麟趾蹠蹠神龜  
九尾弓巢居乎蓮葉之碧仙鶴九皋弓亮鳴乎古檜之

蒼青鳥澍書而上獻白鹿攬轡以翶翔斯則堂之百獸  
所以昭隆壽之慶宜詠歌夫黃髮兒齒之章至若接仙  
洲之鼎峙限弱水之西流跨員嶠之微茫兮脩程杳乎  
銀海通方壺之縹綱兮瑞霞明乎絳樓斯則堂之山川  
所以適隆壽之趣宜飄飄乎與造化而同游於是駕蒼  
虬鞭赤鯉騰飈車躡雲履挾偓佺以肩摩邀松喬而耳  
語越闊風玄圃而暫憇兮抵華堂綺筵而留止焚蘭膏  
兮酌桂漿祝金母兮介繁祉劈麟脯於行厨兮召麻姑  
之仙烹龍炙於列鼎兮集陽都之文羅郁誦九華之真  
詰兮儼周旋變成舉七寶之瓊杯兮穰趨鏘而容與迺  
觀庶草庶草怡怡迺瞻百獸百獸嬉嬉曰山曰川競秀

效奇娛青陽以崇朱明兮鬼融融與太和而同樂也自  
歲旱于煩而玄冥遺于燠兮亦洋洋與萬物而咸若也  
信震索故職而坤元奠位兮既洪庥之既優渥也等事  
筭於期順而猶未已兮曠神情與太虛為軒豁也羣仙  
慶洽和樂且同羣仙既醉百祿來崇載謌載歌播之無  
窮歌曰

帝壽 慈極陰微稱子達孝博博排列卿子龍章褒  
昇阿母榮兮 慈極萬壽眷阿母以長生兮又歌曰恩  
渥誕被 知君之澤兮教育有成親之德兮資孝為忠維  
臣子之職兮

天子萬壽竭吾才以服勤於無斁兮

黎文僖公集卷之十四

贊

自贊

古者幼學壯行茲其行之始也可不慎哉夫造衡自權始也惟權之毫釐不與則物數準而輕重平造車自輿始也惟輿之分寸不繆則車制定而道路寧始之或肆終莫克亨是故憂勤惕厲夙夜戰競毋枉理之誠毋玷行之貞德不脩則慙其仁不宏學不講則愧其知不明此謹於心身也不孝則畏其悖天經不弟則懼其毀宗盟不慈則傷其拂人情此謹於家邦也至於不能絜矩以堯舜

君民若撻市朝悚然震驚此又謹於天下也大然後爾之衡稱物平施可均四海之物爾之車任重道遠可趨萬里之程不然豈徒負所學將亦忝所生矣噫可不謹哉

又自贊

謂千載以前無爾也何得此理已含靈於古謂千載以後無爾也何得此氣已受形於今蓋前未見者茲既有迹之可驗則後不泯者將亦有緒之可尋此天地無窮之造化在爾身健之為陽順之為陰而可忧者也彼區區駭俗之名位滔滔眩衆之纓簪法令熙有邦之績文章鳴治世之音至於惠澤致人之愛風韻起人之欽皆不過理之糟粕而用氣負任耳尚可謂身所必當得者

用此感衆人之觀聽忽上帝之鑒臨邪然則爾能知其  
殆庶幾矣其當務者安在嘻爾其上戴天下後地中  
三才而為人養此氣以乘此理使無愧厥心哉

刑部盛郎中父文珪畫像贊

襟懷蕭灑器宇寬洪秉其禮以肅家法秋光之收歛弘  
其仁以育物象春景之昭融錫類而澤誕踈遠局貧而  
志及疚瘞寒泉古木以為家而性情適青山白雲取為  
友而壽考隆祿養千鍾心與天無愧

恩封三錫官與子肖同是故日抱圖書引壺觴醉明月  
協音律歌清風得安舒於造化中也美哉行樂誰寫此  
容噫此吾友秋官卿盛時望靜齋尊翁也

周逸菴畫像贊

吾聞此翁高明直諒早樂志於湖海之間聊傾神於林  
泉之上生雖未拜其塵外之容歿幸獲覩其鏡中之像  
蓋其眸於面者即仁意之充周其益於背者即義情之  
舒暢其衣冠之整即盛德之莊嚴其瞻視之尊即清風之  
高尚是以華胄增輝慶門有閑富其財而鄰友所同豐  
其產而族人可讓九泉沐瘞骨之恩四野被活貧之貺  
青山大老享福壽於綿長紫誥憲官荷

皇恩之曠蕩其自處可與古麥丘邑人同倫至於索震  
流芳為時名望則又高出古人衍嘉祥於無量而不可  
忘者也大凡褒贊雖實乎文我之文亦不可狀人之狀

若翁心之誠篤與吾六之穩當孰可得而譏其異樣哉

蒲圻縣令葛鳳儀像贊

正其衣冠望之嚴然而可畏和其顏色即之粹然而可親有威也肅如秋霜吾敬其措一身之義有德也益如春雨吾愛其蘊一腔之仁此所謂寬猛隨宜剛柔適用世之傑士國之良臣也是宜朝玉階以顯榮吾道佩金章而父母斯民也又將蜚英踐華貴矣為周庭之重視復考祥福壽等莊海之靈椿者耶

書

上內閣南陽李先生書

天順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翰林先生黎淳頓首再拜  
奉書座下愚不肖獲為門墻之桃李凡越八九霜矣比  
因進侍鈞慈執役杖屨之下屢聞先生言昔者東里楊  
文貞公當國柄用之時先生見其時士大夫多習為奔  
競嘗裁一書奉達極論古今士風之所以為貴所以為  
賤者楊公聞之悚然加敬蓋公實有樂善之誠心先生  
實有達時之高見言者不隱聞者無諱其事誠可嘉尚  
也已然生愚見以謂君子樂聞善言不特今日為爾在

古者皆爾如韓退之三上宰相書求出於大賢門下及  
再上柳中丞書歷陳淮右兵事寇平仲之門生進三策  
以置平仲於安歐陽永叔蘇子瞻司馬君實皆有書上  
韓魏公永叔又別有上范司諫書子瞻亦別有上梅直  
講及歐陽內翰書皆發據所蘊極言當時朝廷政治得  
失條分縷析深切利病諸公雖未必一一與行而直言  
容受萬世義譚以生之鄙陋固不敢效退之之希進及以  
寇平仲門生與歐蘇諸人自儼然先主之碩德大功宏  
量博識鉅才稚操照耀今古豈非柳中丞寇平仲司馬  
君實韓魏公范司諫梅直講之儕匹哉况生草萊賤士  
仰荷藻鑑之明驟膺祿秩致有今日獲享榮名皆尊賜

也豺獺微誠恆切報本而況於人乎故每有聞見輒欲  
披露衷悃于昌鈞聽仰惟

皇上嗣登寶位詔闢言路比者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  
等五人言事忤旨內批謫遠方叙用夫危持肺鬚遂披  
龍鱗雖與襯伏鎮以終焉不為過矣今猶得仍本秩食  
舊祿督牧民幸之幸者也而京都內外淺識之人罔知  
根據物議誑譁愚者流言道途智者含怒心腹咸以為  
事閩廊廟責有攸在歸怨內間元老傳布四方生間之  
雖累千百言解辯莫能銷釋於是退而靜思乃知此故  
亦有所自而然爾夫國家之言路即天地之元氣也元  
氣行則陰陽序而百物生言路通則聞見廣而庶政理

卷之十一  
自

皇上臨御以來四方之人紛紛論事未嘗罪一言者一  
旦言及內閣輒見改調無惑乎衆人之致疑而橫議矣  
然彼之所見但責目前罔思幽遠亦烏知閭老諸卿彌  
綸贊輔所以勞心之苦與用力之艱哉愚嘗自景泰以  
來迄今二十年間歲久弊生千瘡百孔凡諸艱大之責  
一惟於內閣大臣是究是圖云爾震撼擊撞欲我鎮定  
辛甘澀濕欲我調濟繫錯紛結欲我解紓黯闇汚濁欲  
我茹納自非彊力足以整頓乾坤曠度足以包藏海嶽  
者未有不見其覆墜捨而去之幸茲

天命眷臨

皇上建元表歲國政新舉方是時間老諸卿曲折調護  
心勞力瘁悉皆拳拳以開言路為第一急務天日在上  
實鑒臨之既而言路一開萬物吐氣忠言諫議日陳于  
前於是乎王公度得起而陞位司馬矣李執中得進而  
總握憲綱矣郭定襄朱撫寧得出而統帥閫脩戎備矣  
歐信效用而廣海之疲兵得振立紀綱鼓其朝氣矣汪  
浩授職而川蜀之劇寇得震揚威武殲厥渠魁矣此皆  
名臣宿將素有威望在人者今一一顯拔出之天下大  
勢駿駿乎日趨於治朝廷之庶事始就緒四海之民  
心始嚮安而天下之基本始完固雖

昊天上帝之心亦因而安和悅豫即賜之大有一乍使

萬邦之廣家給人足是誠

聖人在上言路開元氣行而明效大驗有足徵矣然非  
閭老諸鄉經綸參贊於其內亦何以致是哉今而曰言  
路由閭老而開言官亦由閭老而罪則萬無是理而不  
足信焉已矣雖然人心不可使之終懷疑懼物議不可  
俾其益肆縱橫士氣不可使其復加鬱抑何也蓋民之  
有口猶水之有川善為水者導之使行善為民者宣之  
使言先儒曰擢用其諫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當然須  
借之重權養其銳氣者將以折姦雄之萌而救內重之  
弊也夫姦雄之萌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終以干戈討  
之而不足彼南科所言驗於今日無入姦雄似為狂瞽

若試於後時亦未必無補於萬分之一分則所以養其銳氣而斡旋調護使之壞而復全者非望於閻老諸所而吾誰與托哉是以瀝膽披肝膈先生作雷雨之解客彼既往之愆用圖斯來之善進一言而還用之實天地再造之慈仁也况彼言雖訏直談者道聽塗說未得其詳若使初聞而加獎勸焉則人將議之曰我閻老之忠誠如彼而南科何人敢妄毀哉今一切罪之衆人之心尤疑生忿亦一切譏訕是使善名全於彼而私怨叢於我矣夏五子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固周公曰小人怨汝嘗汝則皇自敬德孔子曰行滿天下無怨惡惟先生之明幸垂鑒察烏夫四天下之大勢者在機而不在力挽

天下之人心者以實而不以虛今廣海川蜀雖曰治具  
方張而賊勢近蔓猶深有可慮者又况北虜自相讎殺  
不可幸其獲捷來擾我邊南民日務流移不可聽其糾  
聚倡為亂首此又誠當儆戒無虞預為隄備者而顧乃  
急罪言官若使南科諸人一調而不復起焉鉢乃冠朱  
乃衣者箇口結舌甘為抱葉之蟬立仗之馬矣天下有  
事誰復肯與言之惟先生用天下之耳目為耳目歛天  
下之精神為精神雖厚蒙彼之訕謗而不顧益大擴我  
之容受而有為孳孳焉汲汲焉朝夕納諉善加營救謁  
其回天之力極陳言路之不可遏言官之不可罪人心  
之不可失士氣之不可抑往轍之不可不鑒一疏不允

至于再疏再疏不允至于三疏三疏不允則是吾徒言而不見納置之無可奈何矣夫然後括囊不言閉閭思過杜門謝客若將遺世而獨立焉積此誠悃踰於旬日至于歲時則天聽未有不昭格而感通也不然或親覩天顏面陳國體以故祈請之恭焉或幹旋貴近稽考國章以希聽納之幸焉或會同勲戚協力調護以圖成人之表之益焉如或萬一獲全則南科諸人之福又皆先生之賜也如是然後天下四方知先生之心勤於獎拔後進如彼知先生之忠愛在國家而不避艱險如彼知相德淵宏非外議所能芥蒂如彼知相材通毅能脫人於患難如彼知流言之不可信如彼知職禁侍者持論

不可不公正如彼知我國家

聖君賢相上下交泰言聽計從如彼而異時信史摘文  
無可貶削處士持論無可試排身名超出乎衆流之上  
無可汙染可以矣之百世之下而無疑立乎百世之上  
而無忝矣不然則混雜衆人之中休戚同之數十年已  
成之熏蒸不能救一日偶逢之災患非斯文之福亦非  
生愚所仰望於先生者也昔陳湯發卒枉庸如耿有猶  
克上書以表其忠劉輔繫囚柔猥如谷永尚能陳辭以  
脫其難彼耿有谷永烏足為今与道哉然能雪陳湯出  
劉輔則可責重者也况先生地位名望高出育永萬倍  
生愚殆謂此事必可成矣生三謂相門言不盡意於是

避哉一書平瀆鈞嚴萬死萬罪俯伏拱待不勝戰栗之至

黎文僖公集卷之十六

墓表

後軍都督府經歷王君墓表

古者有大勲德其死則為豐碑以空棺秦漢以來始屬文士褒贊刻文於石此督府墓王君墓表所由作也君諱坤字功載世家楚之黃陂縣灘源鄉曾祖某祖某父歲代有隱德歲學於壽尤高嘗教成其弟韡領永樂甲午鄉薦拜戶部浙江司主事君從父也君幼時天質穎敏為叔父所鍾愛稍長補縣學生讀義經奮志不輟文藝據理而簡當名著藩臬間正統辛酉領鄉薦前列明年辭乙榜卒業胄子所交皆海內知名士學益進器益

宏景泰癸酉以銓曾首選授知山東濟寧州濟寧為齊  
魯要衝屬歲屢歉小民貧甚而賦役久逋負史弊日滋  
賓旅繹駢日不下數十君甫下車即以清慎勤自勵禁  
止胥徒之私謁謝絕守帥之延歎躬理庶政夜以繼日  
吏之貪者黜之廉者助之決滯獄懲惰農省泛差脩石  
佛棗林二閘以濟險阻葺養濟院積粟其中以活餓殍  
及四方流民不數月蠹除政興焉於是倡僚屬捐俸一  
新文廟學宮政暇即躬臨課試品第諸生為三等頻加  
賞罰而劉溥遂陞鄉薦趙綱繼登進士材俊勃興齊岱  
婚姻素論財民多失時因出令禁之責里正耆民量力  
配成者九十餘人歲乙亥丙子麥連產兩穗人以為德

政所感部使者暨藩臬大臣交章薦之將膺大用俄丁  
外艱去天順戊寅服闋改後軍都督府經歷錄其舊績  
也君在後軍愈惇厚操時督府諸幕賓競習侵漁以干  
貴近君獨恪守一廉屹砥柱於中流舉人疾之而賢士  
大夫稱之裁省冗費禁止奢華補屢歲薪炭之逋缺者  
五千餘萬他物概是於是總戎器重之每事資其裁畫  
後軍掌山海居瘠谷關舊例過關者詣府給符更納大  
賂君悉禁止初閩外人男女暨幼官無定名者例不得  
偕往公請於朝准過關隨住廢務公正軍民畏愛壬午  
滿一考書稱得 賜誥進階父歲進奉直大夫協正庶  
尹後軍都督府經歷母封太宜人配張氏封宜人明年

冬遘疾卒于官天順癸未十一月十九日也距其生永樂癸巳某月某日享年五十子男五長統次鎮次紘次繼次練而統鎮為縣學生君卒時惟鎮暨紘在側遂奉柩歸故鄉擇以來春葬幕山之原君生而長身義與多才幹貌端重望之知為貴人自筮仕至役身始終水蘖之操篤志為善初判官呂某卒于濟寧監生方遂之妻卒于京皆貧不能舉悉為賣棺衾殮之且厚贈其家人以德義稱之而其在官高不援上卑不陵下鎮靜處之百廢惟貞况使延壽數年以陞津要則其事業之頭當何如哉予固表而出之為世道勸後之仕者法此可以進於善矣

歸隱汝慶士墓表

古聖賢稱人多取其惇實行尚恬退故孔子叙逸民孟  
軻褒善士太史公命素封歷世紀傳不棄遺佚誠以渾  
朴貞靜高尚之士一時全身獨善雖謝光榮其清風峻  
行流芳久遠足以廉頑起鋟吾於姑蘇獲一人焉曰歸  
隱汝處士處士諱昂字思願姓汝氏歸隱其別號也世  
家吳江黎里曾大父子實大父彥恂父衡仲皆含義匿  
華為鄉長者衡仲四丈夫子處士其秀也質憨敏勤學  
好問識慮非凡弱冠失怙奉母呂氏至孝事諸兄若嚴  
父一舉動必稟命遵教勤幹蠱無所愆贊隆先業家聲  
丕振正統初南昌况公鍾來守姑蘇苦舊吏之貪墨也

別選民間故家子學行充實者為之處士在選然志不  
屑此亟行避去况公追之急不得已就焉在官惟勤惟  
慎廉介自保深為所重滿期竟稱疾且言母老乞歸眷  
許之既解羈束益惇孝敬家庭睦如母卒哀慟幾絕殯  
殮葬祭各從厚事親始終盡禮有婦贊士人贊瑄瑄恩  
痼疾久卧虧士養之終身殯葬如儀且立祠奉之尤思  
元卒遺孤甫期處士取育於家無異已出族長遣就外  
傳俾述思元事先是承母志治第相宅之南為歸隱所  
逍遙徜徉於其間凡世之榮辱得喪畧不留念慮文人  
墨客尋訪輒流連觴詠盡歡乃去年絕下壽遽瘳疾至  
是彌深弗堪動輒竟卒四方士聞者惜之或灑泣千里

來弔焉其生永樂己丑十月六日卒成化庚寅正月十六日春秋六十有二娶嚴氏故工部尚書震之姪孫繼宋氏始蘇衛鎮撫某之孫子男二長誠次諱女二素娟適張溥先卒素園滴錢翰皆名族孫女一尚幼誠等撰卒之年十月某日葬處士于渭河先塋處士有從子今中書舍人訥官于朝聰明端厚寢致顯赫予脩國史時偕同事史館已熟聞處士之行今又見處士從館甥尹寬所著事狀益信其賢矣狀云處士天性孝友光朗坦夷無畦畛無譖謗勇於為義好古詩文涉獵諸史善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同舛施予竭所有而弗吝親族鄉黨多仰其志非實有善焉能爾哉吾史家所取又不但

此而已自夫上官有案牘之勞不能不用吏然多濫焉甚者惟計其資以為抑揚下人有仕宦之想不得不為吏然多妄焉甚者惟挾其利以媒勢位官計其資吏已先貪欲不侵漁不可得矣吏挾其利官已先禍欲無犯禁亦不可得矣此世所以多事變也夫行不循理不足傳遠言不稽古不能示信若况公之用吏惟選故家子微纖芥私此豈非後賢用吏之法乎若處士之為吏守廉惇慎且及期求退弗據其地此又豈非後人為吏之法乎是皆可為世勸吾故表而出之後之觀者必將大感於斯文

左軍都督府都事李君配孺之周氏合葬墓表

夫臣事君以忠凡食其祿者死其事則忠備君為國以禮凡死其事者厚其報則禮全蓋人道有生必有死也未見一於生而不死天道有常必有變也未聞一於常而無變惟夫臨難而委身竭忠盡命而死焉至於為之配者又能貞固自持不負所天相繼同逝斯則夫死於忠婦死於節皆處變而不失其常者其名垂宇宙可以薰簡冊而無窮功篤彝倫可以厚風化而無間宜表出之以為世勸也我國家明良相逢百年熙皞至於正統己巳之厄豈非天道一變乎當時北征死事之臣能盡其忠而朝廷報之又皆有禮若左軍都督府都事李君即其一人也君名琥字仲符其先廬陵人高祖時

泰元舉明經刺荊州愛武昌山水之勝始徙家焉曾祖子實令全椒有惠政祖仲文客江湖不仕生一子長鏞永樂間以人材薦巡檢密雲次鼐君父也亦不仕君生洪武己卯八月九日幼時天資秀爽三歲喪所恃不事嬉戲稍長知讀書事繼母孝處兄弟友愛補縣學生興於詩優試鄉闈弗利領貢升太學正統癸亥謁選吏部試優等授今官君以文士參武幕敬慎待身廉勤蒞政凡軍機重務贊畫裁決靡不中度俟伯以下雅愛重之賦性慈祥遇人之患難必極救困苦必哀矜飢寒病恙必周卹時浙民竊銀鑛者六十人當謫戍遼左械繫左軍獄久且值炎暑日數人死君給藥食療治并捐俸資

其行全活者甚多御史范霖以言事死於獄殯殮乏人君為貞棺衾藁葬之矣其家來每竭所有以濟衆襄篋無餘積其存心仁愛樂善好施多類此勤於教子俾各執一業晝夜訓飭務底於成在官甫六年政聲赫著總戎鄭國公等具列政績交薦于朝方將大用值北虜寇邊大駕親征簡文武群臣忠亮材幹者扈從君當行衆難之答曰人所學惟忠惟孝幸際聖明歷宦兩考無所裨益欲效犬馬微勞此其時也是年七月十六日隨駕出八月十五日師次土木遇虜交戰公陷沒焉享年五十有一明年景泰庚午朝廷憫念死事之臣賜勅贈公文林郎贈考叢官階如子妣張氏贈孺人配周氏

封孺人又推恩錄用一子漢為國子生其制詞有曰爾  
以隨征陷於戰陣勞苦可憐良切朕心然人孰無死惟  
死於國事者為至榮也蓋褒賞其忠義云爾周孺人名  
家女有淑德母儀婦道冠冕宗族鄉黨生洪武庚辰三  
月三日初君歿周氏日夜哭精為憤懣病氣者四年景  
泰壬申十月三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三是年十二月  
二十日葬百子坂之陽漢縣太學授廣西布政司經歷  
每痛父母死忠節祿不逮養言輒泣數行下因述職便  
道故鄉乃倣古招魂禮具衣冠卜成化己丑四月某日  
啓孺人窯合葬子男二長淵以醫鳴次即漢謙和勤敏  
通經史大義善楷法資畫有能聲荐致顯融女三玉嬪

適汪應岐玉潔適大學生周宗信玉清適鄭伯洪孫男  
五俸。嚴儒倜健孫女四惟都事君之死于脩國史時既  
登載矣而其行未詳也今表其墓得脩錄政績蓋史職  
當然耳嗟夫世之人都高爵秉重權積金帛滿家微遇  
患難輒退避不暇宜若可以全其身潤其屋為子孫遠  
利者然不數年身亦死家即貧乏子孫且愚或降為輿  
甚若都事君戎幕微職為官而家愈貧万死事時妻子  
日用或不給可憫也然十餘年來子孫皆成立處者以  
殷富聞仕者以功名顯孫曾且賢貴未可量何人事盛  
衰乃若是異歟此其故寧非仁義有關於天道而然歟  
孔子曰殺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義仁義既存亡則

天道必有興廢彼前休後咎者仁義之兩闕此前嗇後  
豐者仁義之並存孰謂人事不有繫於天道哉凡李氏  
子孫誠當繼述至於天下之賢者處常必以仁義為務  
而處變亦不敢違死生以之斯無忝於戴天履地而為  
人矣凡我有官君子其懋進無忽君塋後又九年是為  
成化丁酉漢孺三考來謁吏部乃奉維楊太守周本清  
所述事狀請書墓上之石於是乎書

黎文僖公集卷之十七

祭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太保謚肅敏余公文  
嗚呼古所稱大臣者貴其有純雅博通之學經綸幹濟  
之才剛正操持之節尊嚴肯綮之威也求之今日公何  
讓哉夫龍虎田科鉄石筋骸金玉行檢蘭桂情懷天下  
之人同服共推故筮仕地官有猷有為勤脩庶政克實  
光輝擢守閑巾器識宏開興利舉廢掃蠹振頽其通滯  
以達民隱節用以豐民財寃抑者雪之使活強戾者化  
之使諧皆政績所著者唯疏鑿河流引之入城使民免  
遠汲之苦當為群牧之魁至今棄鱗水而飲清泉者亦  
何殊甘露之杯遂參鼎實遂秉桓圭繇廷浙外相奉

階被

列聖之眷注都閨闥之行臺其厲兵以摧鋒北虜招懷  
以<sub>靖</sub><sup>安</sup>西陲吾民樂業而生聚羌民向化而子來皆功  
業所著者唯鏟削邊山絕虜望涉兵無留戍之患當為  
萬世之規至今耕內地而絕外警者又何殊鉄甃之圍  
司馬司徒累轉上台邊諸萬億託之刺裁勲業就緒去  
而復回雖行役之勞頻數而寸心之赤不灰再遷司馬  
總掌邦政重兼都督出督軍威方將卒榆林削山之舊  
績為大同宣府之牆柵也營有川移之柵拒馬有却敵  
之碑功已垂成人乃見猜羣謗沸昇異言宣殛公雖退  
避天網恢恢荷蒙上命重明麗正錄用舊勲特命招

徐三為司馬規布天街方布中孚之起信俄驚無妾之  
生災人仰金章尚期列戟公被衣服竟夢倚槐若公之  
賢存心比陰德之丙治事同綠野之裴制行若平園之  
李感遇同金甌之崔共去國則入惜鬱雲之月及還朝  
則歡騰動地之雷自當作濟巨川之舟楫和大羹之醯  
梅而乃止此歟茲者極過南國精爽煥暉凡我縉紳悲  
慕蕪該肴崇邁豆酒載樽馨嗟公體龜崇極 恩典榮  
歸安於地下至於英靈貫徹霄漢安可得而長埋竊恐  
史官錄公之賢未盡故歷寫此詞用洩後彥之哀也公  
如有知昭鑒吾儕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黎文僖公集後序

正德辛未予還自肅越五月  
而黎方伯本端亦自廣右遷  
山西道經故鄉適與予會出  
乃翁文僖先生文集示予曰

先人與子最厚善而此集又  
嘗致訂於西涯邃庵及子之  
手今李楊二公皆已序於集  
首予烏得無一言乎先生今  
沒二十年予亦老且病矣偶

聞其言不覺泣下因憶予少  
十五六時即從先生遊一日  
請問作文之法乃教予曰文  
者心之聲若能正心誠意富  
讀古人之書則發而為文焉

詩自平正暢達蔚然成章不  
然雖雕削奇功不足貴也豈  
特學文然哉他日出試於時  
心正學博則義剝乎明知所  
向往隨其小大以就功業必

不為小人之歸乎嘗請事斯

語學焉而未能既而先生以

狀元及第入官翰林予亦繼

竊科第隨諸英俊奉

命入讀中秘書朝夕復得請益

於左右及予領職出官于部  
雖分曹限署亦無月日不相  
見以親教言所謂正心讀書  
之說蓋始終不易也時四方  
人慕先生之譽望皆欲得其

詩文借以自重求者每虛用  
先生隨手應醉未嘗屬草人  
感服其敏捷而不知所養有  
其本即前所以教予之意也  
惟其言行方毅不苟合於人

人多忌嫉之故雖以年資陞  
大官居要地竟弗擗蓋其所  
施未幾改官畱都置之閑散  
遂由此以去嗚呼惜哉然先  
生之功業雖未盡見於當時

而發諸文與詩者幸有賢嗣  
方伯公枚檢梓行以傳於後  
後之人讀其文誦其詩猶可  
以想見其爲人予與西涯遠  
庵實同出於門下而予之蹇

劣文學功業俱不逮二公獨愧負於先生之教今年近八旬萬里生還偶會本端方伯得贅數言於斯集之後用以附姓名於不朽亦足以自幸

云爾

賜進士榮祿大夫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前都察院

右都御史奉

勅總制兩廣軍務致仕門生里

端劉大夏拜寺謹序

跋文

右黎文僖公集凡壹拾陸卷。兩  
刻於德安郡齋。兩幼慕黎文  
僖公名。後讀李文正公懷麓  
堂編有黎文僖公集序。謂黎

公次子方伯公鋟梓以傳而遍  
求其集不可得及今守德安  
藩參仁和甘澤邵公一日出此  
書示兩曰此為黎文僖公稿  
於余先大父同年錄公子方

伯公謀之梓未果也郡其為刻  
諸而受而閔之蓋郡公大父  
亦嘗分臬却子魯修應城縣  
等學振揚風紀頌聲沸騰文  
傳公皆有記歸其勞今具在稿

抑郡中典故所必稽者遂并承  
分臬中方范公命出官帑若干  
千翼成之噫按方伯公謀入  
梓李文正公著序自去今三  
世矣始刻於德安非文章顯

晦容有時耶又攷黎文僖公  
行狀謂公於書無所不讀為  
詩文典雅雄偉成一家言有  
龍峰集若干卷此即所謂龍  
峰集耶其稱曰文僖公集者

則其門生改題者爾而喜得  
睹此集又喜得請刻焉刻成  
謹書此以識歲月云

嘉靖歲次丙辰秋八月既望

賜進士中順大夫湖廣德安府

知府前刑部郎中後學莆田

陳甘雨謹跋